

國學基本叢書

顏氏學記

戴望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顏氏學記序

望年十四於敝簾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上題識云康熙戊寅某月日在桐鄉李子剛主所贈也望讀而好之顧亟欲聞顏李本末出其書詢諸吾友程貞履正履正則取毘陵惲氏所撰李先生狀示予又得見王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始驚歎以爲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陳搏壽崖之流以其私說簧鼓天下聖學爲所汨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救正之而緣隙奮筆者至今不絕何其蔽與始履正亦惑於其說既得存學編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遂盡棄其學而學焉既又於丁巳秋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悉舉以畀履正然猶闕大學辨業學規纂論學及諸經傳注望於顏氏之學雖好之不若履正專始得顏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中更習爲詞賦家言形聲訓故校讎之學丁巳後得從陳方正宋大令二先生游始治西漢儒說由是以闕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義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傳諸將來不幸更喪亂鄉所得書盡燬履正居父喪以毀卒每舉顏李姓氏則人無知者會稽趙攜叔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也聞望言怒焉如己憂於京師求顏李書不可得則使人如博野求之卒不可得戊辰春京師大姓鬻書三十乘於喬氏喬氏以簿錄遺攜叔按簿而稽之則得焉因喜過望攜書歸馳傳達金陵望既復全見顏氏書而李氏書雖頗放失視舊藏爲備於是卒條次爲書自易直剛主外崑繩啟生皆有遺書可考惟李毅武以下無有則記其名氏事實爲顏李弟子傳附其末書成命曰顏氏學記凡十

卷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聖爲軌。而不屑詭隨於流說。其行則爲孝子爲仁人。於乎。如顏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數君子。亦皆豪傑士也。同時越黃氏。吳顧氏。燕秦閒有孫氏。李氏。皆以耆學碩德。負天下重望。然於聖人之道。猶或沿流忘原。失其指歸。如顏氏之權陷廓清。比於武事。其功顧不偉哉。世乃以其不事述作。遂謂非諸公匹。則吾不知七十子之徒。與夫孟荀賈董諸子。其視後儒著書動以千百計者。何如哉。語曰。淫文破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敢述聖者之言。用告世之知德君子。己巳六年辛亥日。戴望。

顏氏學記目錄

第一冊

卷一

習齋一

卷二

習齋二

卷三

習齋三

卷四

恕谷一

第二冊

卷五

恕谷二

卷六

恕谷三

顏氏學記 一 目錄

卷七

恕谷四

卷八

或庵

卷九

縣莊

卷十

顏李弟子錄

顏氏學記

卷一

習齋一

處士顏先生元

顏先生元字易直又字渾然直隸保定府博野縣北楊村人也父景爲蠡朱翁義子遂姓朱爲蠡人先生孕十四月而生既生有文在其手曰生舌曰中時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戊寅遼東兵入畿輔父被掠去母改適甲申鼎革癸巳爲諸生先生幼讀書二三過不忘學神僊導引術取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益折節爲學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在囚中文日進塾師異之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常人乎年二十餘好陸王書未幾從事程朱學信之甚篤時先生父音耗絕思之輒涕泣而事朱翁嫗至孝初不知父非朱氏子也既翁妾有子稍疏先生後更讒害謀殺之先生孝愈篤嫗卒泣血哀毀幾殆其長老有憐之者私謂曰若過哀徒死耳若祖母故不孕安有若父若父異姓乞養者耳先生大驚潛如嫁母所問之信及翁卒乃歸顏氏初先生居喪守朱氏家禮惟謹古禮初喪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無算家禮刪去無算句先生遵之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病幾殆又喪服傳曰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家禮改爲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先生亦遵之既覺其過抑情校以古喪禮非是因歎先王制禮盡人之性後儒無德無位不可作也自是始痛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

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非主靜專誦讀流爲禪宗俗學者所可託。於是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居曰習齋。帥門弟子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究兵農水火諸學。堂上琴。弓矢。籌管。森列。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脩。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既歸宗。欲尋親。值三藩變。塞外蒙古遙應之。遼左戒嚴。不可往。晝夜悽愴。又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返。所至徧揭零丁道上。人有問者。則拜之。求爲傳帖。既而果得其蹤於瀋陽。沒矣。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見異母之妹。招魂奉主。躬自御車。哭導而行。既歸。遂棄諸生卒。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責實在予。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遂南游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得人甚衆。倡實學。明辯婉引。人多歸之。商水李子青者。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曰。君善此乎。先生謝不敏。子青固請與試。先生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爾。技至此乎。遂深相結。使其三子拜從游。又於開封市上。遇一少年。貌甚偉。問其姓名。曰。朱超。越千也。叩其志。不恆。沽酒與飲。半醉起舞。爲之歌曰。八月秋風凋白楊。蘆葦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旁皇。良久鵲鴿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遂別去。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遇豪傑。無貴賤。莫不深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法先王爲苟道。嘗推論明制之得失。所當因革者。爲書曰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然卒以高隱終。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而

請有勸之仕者笑不答也。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請先生往設教。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有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等科。從游者數十人。遠近翕然。會天大雨。經月不解。漳水溢。牆垣堂舍悉沒。人跡殆絕。先生歎曰。天不欲行吾道也。乃辭歸。文燦與諸門人皆痛哭送之。先生自漳南歸後。八年而卒。年七十。康熙四十三年九月二日也。卒之日。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尙可爲。若等當積學待用。言訖而逝。遠近聞訃。來會葬者百餘人。門人私謚曰文孝先生。先生自言生平所嚴事者六人。容城孫徵君奇逢。蠡李處士明性。清苑張隱君羅喆。祁州刁孝廉包寧。晉張孝廉來鳳。新城王隱君餘佑也。而朝夕共學者爲蠡王養粹。法乾先生年三十。卽與法乾共立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慊。逐時自勘注之。生平不欺暗室。勇於改過。以聖人爲必不可師。跬步之間。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目爲聖人。乃遭人倫之變。艱危貧厄。以終其身。一子殤。以族孫爲之後。門人李塋王源編先生年譜二卷。鍾鏐輯言行錄二卷。關異錄二卷。先生之學。確守聖門舊章。與後儒新說別者。大致有三。其一。謂古人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行。而六藝不外一禮。猶四德之該乎仁。禮必習行而後見。非專恃書冊誦讀也。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參贊化育經綸天地之實事。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無極太極。河洛先後天之說。皆自道家。而之以當聖人之言性與天道。至謂與伏羲畫卦同功。宜其參雜二氏而不自知也。同時孫徵君講學百泉山中。先生嘗上書辯論。謂當復堯舜周孔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舊。不宜徒爲和通朱陸之說。其一。謂氣質之性無惡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

性也。若曰氣質有惡，是於天之降才，卽罪才矣。是歧天人而使之二本矣。況曰性善，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謂全無差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真金多寡輕重不同，而其爲金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其引蔽習染，溺色溺貨，以至無窮之罪惡，則皆以習而遠於善。卽所謂倍蓰無算，不能盡其才者也。先生此言，合孔孟而一之，其有功於聖道最大。同時陸道威、李文貞雖見及之，而牽於程張，不能決。乾隆中戴吉士震作孟子緒言，始本先生此說言性，而暢發其旨。其一謂聖門弟子不可輕議諸賢，一月皆至於仁，一日皆至於仁，每學之而愧未能，後儒乃曰：或月一至仁，則猶日至矣。或日一至仁，則但時至刻至矣。子路鼓瑟，不合雅頌，而門人不敬，孔子卽不謂然。孟子謂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舉七十子之服孔子，其辭不遺一人。後儒乃動詆宰我、樊遲、季路，冉求子貢子張游夏諸子，而欲升周程與顏曾接席，是自視賢於孟子矣。蓋聖門弟子以兢業爲本，唯在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而後儒侈言性天，薄事功，故其視諸賢甚卑也。先生初由陸王程朱而入，返求之六經孔孟，得所指歸，足正後儒之失，而陋者目不覩先生之書，卽訾警之，以爲是背程朱，不可從也。夫不究其言之始終，而唯震於程朱之名，囿於元明以來之功令，并孔孟之言而反之，則其所詆者，非詆先生，乃詆聖言也。且羣經教學成法，昭昭具在，亦何嘗教人以性爲先，以靜坐讀書爲學功哉？而後人以習行爲難，且於古經之稍近奧蹟者，亦不欲讀。惟日奉小學近思錄章句集注綱目語類等書，齊之六經之列，童而習之，先入爲主，莫知其非。其視先生之學，欲復聖門舊章，則相顧卻走而不前者，其宜矣。彼僞言僞行詭薄儻伎之徒，相率冒爲程朱之學，而無識者從而和之，使程朱生於今日，其許之乎？其必黜夫僞言僞行而許先生爲

諍友可斷斷無疑也。予既次先生遺言，又爲別傳一通，而縱論之如此，以俟不黨之君子論定焉。

四存編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隸難而寡效，故罕言仁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魯民歌怨爲治也。他如予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何莫非此意哉。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吝也。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顏曾守此不失，子思時異端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性學之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似乎高遠，故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離婁方員深造諸章，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程朱出，乃動談性命，相推發先儒所未發，以僕觀之，何曾出中庸分毫，但見支離分裂，參雜於釋老，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觀精一之旨，惟舜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而已。陰陽祕旨，文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制禮作樂而已。一貫之道，惟曾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可見者，詩書六藝而已。烏得以天道性命嘗舉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當日談天論性之徒，皆如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即，但彷彿口角，各自以爲孔顏復出矣。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爲後覺者，曰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弊，無能易其轍，以致朱學之末流，猶之程學之末流矣。以致後世之程朱，皆如程學朱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斯民尙安賴哉？或曰佛氏託於明心見性，程朱欲救人而橫之，不得不挾精奧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見

已稍浸入釋氏分界。故稱其彌近理。而大亂真。若以不肖論之。惟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氏亦當俯首聽從。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其虛。我以其實。程朱惟當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成就數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任。吾門人皆任之。險阻艱難。天下所不敢爲。吾門人皆爲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亡矣。今彼以空言亂天下。吾亦以空言與之角。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我無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黨之氣。是以當日一出。徒以口舌致黨禍。流及後世。全以章句誤蒼生。上者但學先儒講著。稍涉文義。即欲承先啓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驚富貴利達。浮言之禍。甚於焚坑。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吾意上天仁愛。必將篤生聖哲。剗荆棘。而興堯舜以來之道。斷不忍終此乾坤。直如此而已也。由道

以下存學編

大學首三言。吾信爲聖人之言。所學無二道。亦無二事。祇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脩身。則爲明德。以之齊治。則爲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謂之道也。親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謂之道也。堯舜不作。孔孟不生。一二聰明傑特者出。略有所見。粗有所行。遽自謂傳孔孟矣。一時共尊爲孔孟焉。嗣起者以爲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學訓解纂集。或學靜坐讀書。或學直捷頓悟。至所見所爲。能彷彿前人。而不大殊。則將就冒切人。皆以爲大儒。可以承先啓後矣。或獨見歧異。恍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得孔顏樂處矣。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吾道有三盛。君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卽其學也。教也。其精一執中。一二人授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耳。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

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於九官羣牧。咸若是。是以能地平天成也。文周之治。亦卽其學也。教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禮作樂耳。其進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法。未之有改。是以能保合太和也。孔孟之學教。卽其治也。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顏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教門人者。庸言庸德。兵農禮樂耳。仍本諸唐虞成周之法。未之有改。故不惟期月三年。胸藏其具。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暫師於滕。四方歸之。單父武城。亦見其體。是以萬世永遵也。秦漢以降。則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爲宗旨。以靜坐讀書爲工夫。以講論性命天人爲授受。以釋經注傳纂集書史爲事業。嗣之者。若真德秀。許衡。薛瑄。高攀龍諸人。性地各有靜功。皆能著書立言。爲一世宗。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真傳。天下後世亦或以真傳歸之。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誠不能無歉也。陸子分析義利。聽者垂泣。先立其大。通體宇宙。見者無不竦動。王子以致良知爲宗旨。以爲善去惡爲格物。無事則閉目靜坐。遇事則知行合一。嗣之者。若王艮。羅洪先。鹿善繼諸君。皆自謂接孟子之傳。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與程朱

之學並行中國而卒不能服眞許薛高之心者誠不能無歎也他不具論卽如朱陸兩先生有一守孔子下學之成法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凡弟子從游者則令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也水火某也兼數藝某也尤精幾藝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聲音度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全歸也人已事物一致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則君相必實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所謂府脩事和爲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是謂明親一致大學之道也惟其不出於此以致紙上談性天而學陸者進支離之譏誠支離也心中矜覺悟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誚誠近禪也或曰諸儒勿論陽明破賊建功可謂體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陽明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朱子常平倉制與在朝風度不皆有可觀乎但是天資高隨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也或曰新建當日韜略何以知其不以爲學教者余曰孔子嘗言二三子有志於禮者其於赤乎學之如某可治賦某可爲宰某達某藝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王門無此且其擒宸濠破桶岡所共事者皆當時官吏偏將參謀弟子皆不與焉其全書所載皆其門人旁觀贊服之筆則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是以戚孫徵君知統錄有陸王效諍論於元晦之語而敢出狂愚少抑後二千年周程朱陸薛王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諸先聖之道亦竊附效諍論之義而願持道統者勿執平生之見解以誤天下後世可也明親

宋儒言氣質不及孟子言性善將作聖之體難以習染而謂之有惡失踐形盡性之旨矣周公以三物教

萬民而寶與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一如唐虞之盛。近世言學者。心性外無餘理。靜敬外無餘功。疑與周孔若不相似。然卽有談經濟者。亦不過空文著述。元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誨正之。以挽士習。而復孔門之舊。顧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相爭競。先生合而同之。意甚盛然。元竊以爲朱陸卽獨行於天下。或合同一行於天下。則終此乾坤。亦只爲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爲空言著書之學。豈不可爲聖道生民長歎息乎。先生將何以處此也。上徵君孫鍾元先生書。

漢唐章句。魏晉清談。虛浮日盛。而堯舜周孔之學。所以實位天地育萬物者。不見於天下。以致佛老昌熾。大道淪亡。宋儒之興善矣。乃脩輯注解。猶章句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質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元爲此懼。著存學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明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著存性編。明離質無以見性。天之生人。氣質雖殊。無惡也。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乃二千年來無人道。而元獨爲此惴惴焉。恐涉偏私自是。毀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此頃聞先生先得我心喜而不寐。故奉書左右。祈一示宗旨。使聾瞽得所尊奉。爲依歸。斯道幸甚。與大倉陸道咸書。

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予抱病復患足創。不能赴學。惟坐臥榻。錄存學編。聞王子法乾來會。乃強步至齋。出所錄以質王子。甫閱一葉。遽置之几。盛爲多讀書之辯。余曰。人之精神無多。恐誦讀消耗。無歲月作實功也。如禮樂嫺習。但略閱經書數本。亦自足矣。王子曰。誦讀不多。出門不能引經據傳。何以服人。余曰。堯

舜諸聖人所據何書。且經傳施行之證佐。全不施行。雖證佐紛紛。亦奚以爲。今存學之意若行。無論朝廷宗廟。卽明倫堂上。亦將問孰嫻周旋。孰諳絲竹。孰射賢。孰算勝。非猶是稱章比句之乾坤矣。且吾儕自視雖陋。如置身朝堂。但憂無措置耳。引經據傳。非所憂也。王子曰。射御之類。有司事不足學。須當如三公坐論。予曰。人皆三公。孰爲有司。學正是學作有司耳。譬之於醫。黃帝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鍼灸摩砭。爲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熟讀詳說。以爲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鍼灸摩砭。以爲術家之粗。不足學也。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愚以爲從事方脈藥餌。鍼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爲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鍼灸摩砭。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尙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爲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尙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爲儒也。王子曰。藝學到精熟後。自見上面幼學。豈能有所見。余曰。幼學但使之習耳。必欲見之何爲。王子曰。不見上面。何與心性。余曰。不然。卽如夫子使闕黨童子將命。使之觀賓主接見之禮。有下於夫子客至。則見客求教尊長。悚敬氣象。有班於夫子。或尊於夫子客至。則見夫子溫良恭儉讓。侃侃誾誾氣象。此是治童子耳目乎。治童子心性乎。故六藝之學。乃自髫髻。卽身心道藝一致加功也。且旣令習見無限和敬詳密之理。豈得謂無所見。但隨所至爲淺深耳。王子曰。禮樂自宜學。射御粗。下人事。余曰。賢者但美禮樂名目。遂謂宜學。亦未必見到宜學處也。若見到。自不分精粗。喜精惡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王子曰。第見不足爲。若爲自是易事。余曰。此正夫子所謂智者過之。且昔朱子謂要補填實是難。今賢者又謂是易。要之非主難。亦非主易。總是要斷。

送實學不去爲耳。子產云：歷事久，取精多，則魂魄強。今於禮樂兵農無不嫻，卽終身莫之用而沒，以體用兼全之氣還之天地，是謂盡人道而死。故君子曰終。故曰：學者學成其人而已，非外求也。因復取首數篇進曰：幸終觀之。王子閱畢喟然曰：孔子是教天下人爲臣爲子。若都袖手高坐，君父之事復誰問哉？撫卷歎息久之。王子辭行，越十日，予病愈，往會王子。因論傳言復閏十二月有諸。王子曰：此間亦頗開。予曰：噫，豈非學術不明，誤於空言，無能定國是者乎？使吾黨習諸歷象，何以狐疑如此？因言帝堯命羲和，教以欽天授時，及考驗推步之法，堯蓋極精於歷。因言帝王設官分職，未有不授以成法者。堯命司徒授以匡直，勞來等法；舜命士師授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法；命典樂授以直溫寬栗及依永和聲，無相奪倫等法；成王置農官，授以錢鎛鉦艾耕耨等法；觀命官之典，釐成之詩，是君父亦未有不知六府六藝之學者，則袖手高坐，徒事誦讀，固非所以爲臣子。亦豈所以作君父哉？學辨一

又越旬，王子來會，復曰：周公制禮作樂，且以文武之聖開之，成康之賢繼之。太公召公君陳輩左右之，亦不百年而昭王衰弱，迨東遷而周不可問矣。漢唐宋明，不拘古法，亦定數百年之天下，何歎於三代哉？予曰：漢唐後之治道，較之三代，蓋星淵不可語也。君蓋未之思耳。世但見幽平之衰，而未實考其列國情勢，民風也。且以春秋之末，其爲周七百年矣，祇義姑存魯，展禽拒齊二事，風俗之美，人材之盛，魯固可尙也。齊乃以婦人而旋師，聞先王命而罷戰，由此以思，當日人心風俗，豈漢唐後所可彷彿哉？王子曰：終見藝學粗，奈何？予曰：此乃不知止耳。觀大學言明親，卽言止至善，見道爲粗，是不知至善之止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王子乃懽忻鼓舞曰：昨所引子產一言，已深悚我心。自今日當務精此學，更無疑矣。因述乃父命。